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考

姜霄*

摘要 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皮置清末金陵書局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兩套稀見數學類古籍。兩套書內均抑有朱色鈐印五枚，印文分別為“齊林玉世世子孫永實用”“禊亭”“臣令辰印”“齊氏伯子”及“煒恆藏書”。五枚藏書章分別屬於高陽齊氏世家與澳門學者陳煒恆，顯示兩套古籍曾在百餘年間先後被齊令辰、齊如山、陳煒恆收藏，這一輾轉軌跡勾勒出文化以書籍為媒介的傳承之路。兩套古籍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遞藏過程亦體現出更加深刻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 澳門大學圖書館；《幾何原本》；《則古昔齋算學》；齊令辰；陳煒恆

引言

筆者於2022年1月前往澳門大學伍宜孫圖書館查閱資料，有幸得見該館古籍室皮置清末金陵書局¹刊刻的《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兩套稀見數學類古籍（圖1至圖3）。《幾何原本》是“幾何學之父”、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約前330年—前275年）的不朽之作，對世界數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積極深遠的影響；《則古昔齋算學》則是清代數學家李善蘭（1811—1882）的數學著作集，代表我國傳統數學的最高水平，二者堪稱中西方數學著述的雙璧。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的兩套藏本（以下簡稱澳大本）均為函裝足本，品相完好，裝幀精美。兩套書內均抑有朱色鈐印五枚，印文分別為“齊林玉世世子孫永實用”“禊亭”“臣令辰印”“齊氏伯子”及“煒恆藏書”（圖4）。此外，《幾何原本》卷末書有題簽一條，其文曰：“光緒十四年八月在省城官書局購得《幾何原本》《重學》《則古昔齋算學》。三種共價□京錢陸千四百文，裝套錢九百。”（圖5）筆者據此詳細考察了兩套古籍的版本信息與遞藏軌跡，特撰文介紹如下。

* 姜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



圖1.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一、金陵書局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出版始末

澳大本《幾何原本》共計8冊15卷，《則古昔齋算學》共計6冊24卷，二書版式裝幀一致，板框長寬為18.3×13.7厘米，半葉10行，每行22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黑魚尾，左右雙邊，版心鐫有卷次、頁碼，每冊封面題有書名、冊數和篇目。《幾何原本》牌記為“同治四年夏月刻於金陵曾國藩署檢”，前六卷每卷首頁題“泰西利瑪竇口譯，吳淞徐光



圖 2.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圖 3.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則古昔齋算學》（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圖 4.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首頁（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圖 5.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末頁（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啟筆受”，後九卷則為“英國偉烈亞力口譯，海寧李善蘭筆受”；《則古昔齋算學》牌記為“同治丁卯初春獨山莫友芝檢”，每卷首頁題“海寧李善蘭學”。據此信息可知，兩部書籍均與李善蘭甚有淵源。《幾何原本》後九卷由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合作翻譯，《則古昔齋算學》則是李善蘭的數學著作合刊本，二書的刊刻出版都在李善蘭的推動下完成。

李善蘭，原名心蘭，字竟芳，號秋紉，別

號壬叔，浙江海寧人，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數學家與天文學家，曾翻譯《代數學》《談天》《重學》等西方科技書籍，事跡見於《清史稿》卷五〇七。關於李善蘭與金陵書局本《幾何原本》和《則古昔齋算學》刻印出版的淵源，已有不少專家學者撰文詳細介紹，² 因此本文簡略陳述，以免讀者翻檢之勞。

前述牌記顯示，《幾何原本》出版於同治四年，即 1865 年；《則古昔齋算學》出版於同治丁卯，即 1867 年。二書中《幾何原本》

文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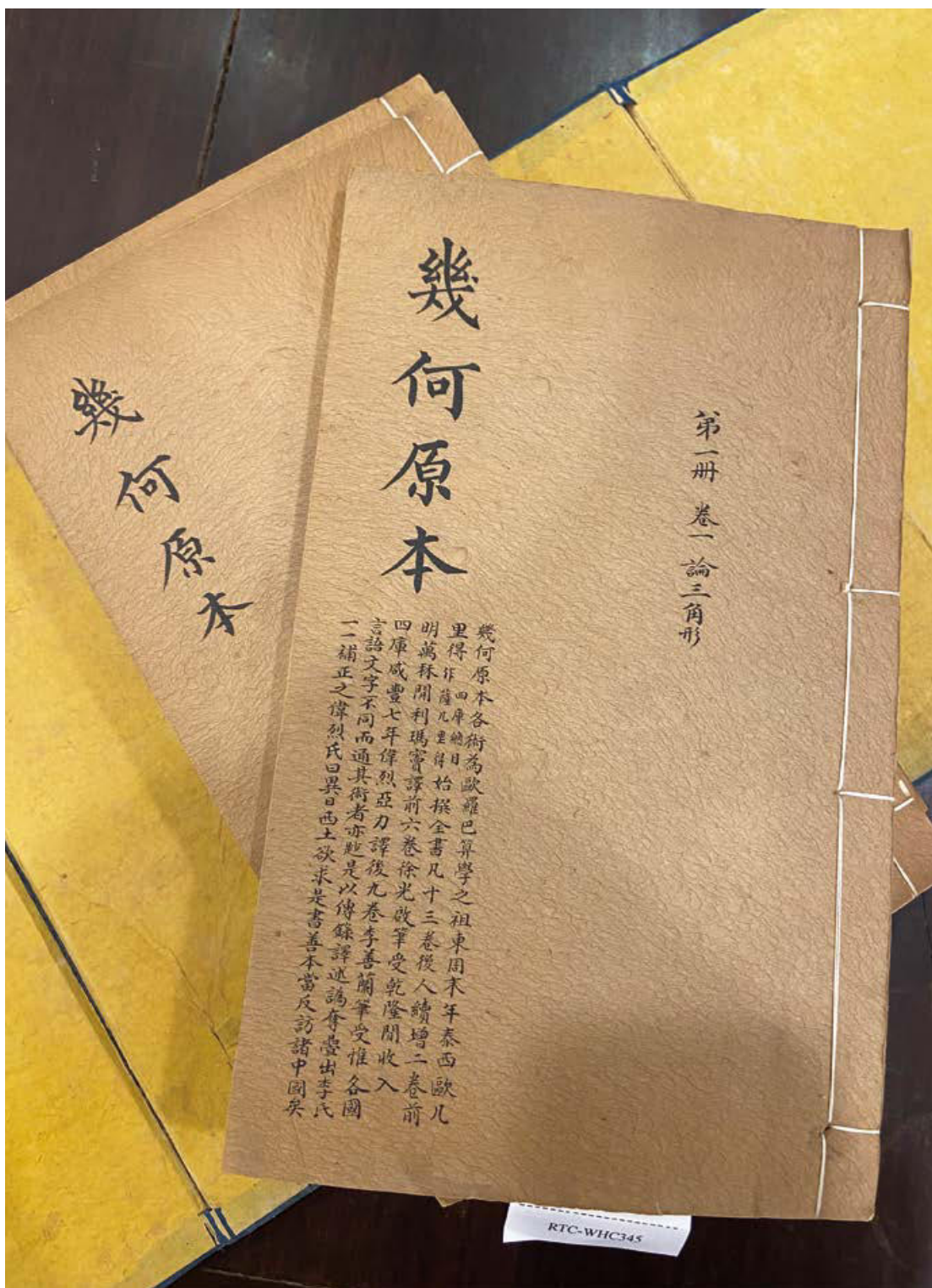


圖 6.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第一冊封面（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出版較早。澳大本《幾何原本》首冊封面有楷書題簽一條（圖6），介紹了本書的翻譯過程，其文為：

《幾何原本》各術，為歐羅巴算學之祖東周末年泰西歐几里得（四庫總目作薩几里得）始撰全書，凡十三卷，後人續增二卷。前明萬曆間，利瑪竇譯前六卷，徐光啟筆受；乾隆間收入四庫；咸豐七年偉烈亞力譯後九卷，李善蘭筆受。惟各國言語文字不同而通其術者亦尠，是以傳錄譯述譌奪疊出。李氏一一補正之，偉烈氏曰：異日西土欲求是書善本當反訪諸中國矣。

據此可知，《幾何原本》前六卷在明萬曆年間由利瑪竇與徐光啟合作譯出，而後九卷則在清咸豐七年（1857年）由偉烈亞力與李善蘭合作譯出。金陵書局將《幾何原本》前後兩部分一同校勘刻印，使之成為第一部完整的中文譯本。

金陵書局本《幾何原本》附有曾國藩所作的序言，記錄了李善蘭為刊刻此書所做的努力。序言第一段稱：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匯入《天學初函》，而《圓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為憾。咸豐間，海甯李王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復為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為完帙。松江韓綠卿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毀於寇。王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眎予，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王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亂後書籍蕩泯，《天學初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繆實多，不足貴重，因並取六卷者屬校刊之。³

文中提到“王叔（李善蘭）從余安慶軍中，以

是書眎予”。曾國藩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間主政安慶，廣泛招徠天下名士入其幕府，李善蘭便在其中。在李善蘭的勸說之下，曾國藩決定刊刻《幾何原本》這一“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同治三年，曾國藩移駐金陵，隨即組建金陵書局，並資助李善蘭校刊《幾何原本》全帙。全書刊刻完畢後，李善蘭曾致信曾國藩請他撰寫序言，信中稱：

今《幾何原本》十五卷，俱已刻畢，專俟弁首大序，所謂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幸始終成全之。蒙諭先印百部，此間紙貴，已托人購之江西矣。肅函。

善蘭叩首 八月初六日⁴

曾國藩在此信下標註“同治四年九月初一到”，⁵可見《幾何原本》在同治四年（1865年）農曆八月前已刊行初印本百部，與牌記“同治四年夏月刻於金陵曾國藩署檢”相符。

局刻本《幾何原本》出版後大獲好評，梁啟超在其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即盛讚李善蘭的學術貢獻，稱“十九世紀歐洲科學之輸入，自王叔始也”。⁶同治八年（1869年），李善蘭就任京師同文館天文算學總教習，《幾何原本》隨之成為當時中國官辦最高學府的必修教材。

《幾何原本》出版之後，李善蘭轉而致力於《則古昔齋算學》的校刻事宜。據《則古昔齋算學》卷首李善蘭自序記載：

歲甲子來金陵，晤曾沅浦中丞，許代付手民。閱二年，郵致三百金。於是取篋中諸書盡刻之。凡十三種：《方圓闡幽》一卷，《弧矢啟秘》二卷，《對數探源》二卷，《垛積比類》四卷，《四元解》二卷，《麟德術解》三卷，《橢圓正術解》二卷，《橢圓新術》一卷，《橢圓拾遺》三卷，《火器真訣》一卷，《尖錐變法解》一卷，《級數回求》一卷，《天算或問》

文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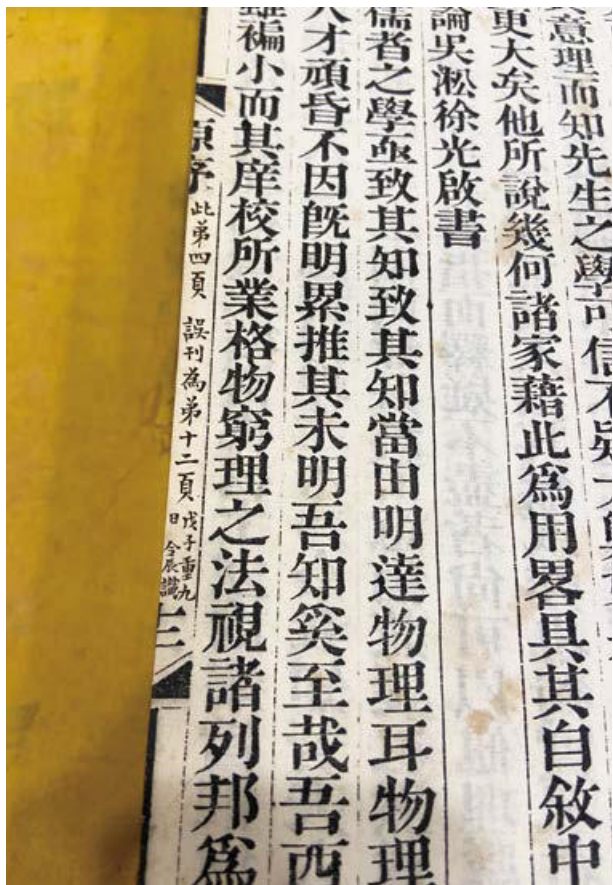


圖 7. 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幾何原本》第一冊第四頁版心（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一卷，共二十四卷。善蘭於辭章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終不及算學，故於算學用心極深，其精到處，自謂不讓西人。……同治丁卯九月，李善蘭自序。

序言中提到的“甲子”即 1864 年，二年後即 1866 年，曾沅浦中丞即曾國藩，可見《幾何原本》出版的次年，曾國藩即資助李善蘭三百金用於刻印其算學諸書。於是李善蘭將他的十三種作品盡數刊刻，以其書齋名“則古昔齋”為題，合稱為《則古昔齋算學》，最終於同治丁卯（1867 年）出版。李善蘭在序言中稱他對算學的研究“自謂不讓西人”，現代數學家亦稱李善蘭關於微積分等問題的研究是“通過自己的創造性勞動，把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數學引導到了

高等數學的門檻”⁷，可見李善蘭對於近代科學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過程中做出的巨大貢獻。

除了《幾何原本》外，李善蘭還與外國傳教士合作翻譯了美國數學家愛里亞斯·羅密士（Elias Loomis, 1811-1889）的《代微積拾級》、英國天文學家約翰·赫歇耳（John Herschel, 1791-1871）的《天文學綱要》、英國科學家胡威立（William Whewell, 1794-1866）的力學著作《重學》等書。在翻譯過程中，李善蘭接受了大量西方科學思想，並將其融入了自己的著作，因此《則古昔齋算學》不僅代表中國傳統數學的最高水平，更是一部匯通中西學術思想的不朽之作。金陵書局能夠刻印《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等科技類書籍，不僅是“官書局循時代進步而一改前法而求功於學術界之一例”⁸，也為我國近代數學人才的培養奠定了基礎。澳門大學圖書館皮置的兩套藏本就曾經屬於一位中西學兼通的近代名家齊令辰。

二、“在省城官書局購得”

澳大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不僅卷帙完備，裝幀精美，而且書中還留有朱色鈐印五種，墨跡數條。五枚鈐印中，兩部古籍首冊的第一頁第一行下方均依次蓋有“齊林玉世子孫永寶用”“禊亭”“臣令辰印”“煒恆藏書”等四枚鈐印；第二冊始，每冊首頁僅有“齊林玉子孫世世永寶”與“煒恆藏書”；此外每冊末頁左上角均抑有“齊氏伯子”鈐印一枚。書中墨跡，除本文開篇所述《幾何原本》卷末題簽與上節所引《幾何原本》書名頁題簽外，在《幾何原本》第一冊第四頁版心處，還有一行楷書小字訂正頁碼之誤，曰：“此第四頁，誤刊為第十二頁。戊子重九日令辰識。”（圖 7）據上述線索，可勾勒出這兩套古籍在百餘年間的輾轉軌跡。

考察各枚鈐印的文字內容，除“煒恆藏書”外，其餘四枚印章均屬高陽齊氏家族。其中“禊亭”“臣令辰印”為清代名儒齊令辰（字禊亭）

的名章，“齊氏伯子”是他的閒章，“齊林玉世世子孫永實用”則是齊氏家族家傳藏書章。此四枚印章的組合多見於齊氏藏書，如上海敬華 2006 年 12 月古籍專場拍賣的齊令辰題跋《莊子》十卷，⁹中國書店 2013 年秋季書刊資料文物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拍賣的齊令辰題跋《史記菁華錄》六卷¹⁰等。

據齊令辰之子，近代著名戲曲理論家、藏書家齊如山（1875—1962）的回憶錄記載：

吾族在明朝末葉之前，多是務農，講究讀書之家很少。明朝末年，才有研究經史之人，因與本縣孫文正公（承宗）為至親，所以也頗請經濟，到吾八世祖文登公，便專與學者來往，九世祖林玉公（國琳）與博野縣顏習齋（元）、河北新城王餘佑（五公山人）、蠡縣李恕谷（堪）諸公都是莫逆交。……先嚴為武昌張廉卿先生（裕釗）十餘年之受業學生，後中壬辰科貢士，甲午殿試才成進士，為翁文恭公（同龢）及李文正公（鴻藻）之門生……”¹¹

可見此枚“齊林玉世世子孫永實用”印章原屬齊氏先祖齊林玉所有，其用意在於告誡子孫珍惜圖書，齊氏子孫亦承襲先祖遺志，將此枚藏書章代代相傳。目前市面所見齊氏藏書，多鈐有此枚印章，這也是鑑別齊氏藏書的重要依據之一。¹²

對比《幾何原本》中的兩處題簽與一處訂誤（圖 5 至圖 7），不難發現三者筆跡一致，應同屬齊令辰所書。其購書的情形即如《幾何原本》卷末題簽所示：

光緒十四年八月在省城官書局購得《幾何原本》《重學》《則古昔齋算學》。三種共價口京錢陸千四百文，裝套錢九百。

齊令辰在光緒十四年（1888 年）農曆八月同

時購入《幾何原本》《重學》《則古昔齋算學》三套書籍，購書地點為“省城官書局”，三種書籍合計費用為京錢 6,400 文，此外花費 900 文裝套。購書的時間與價格均已清晰，那麼“省城官書局”具體指哪家官書局呢？

前引《齊如山回憶錄》中稱，齊令辰“為武昌張廉卿先生（裕釗）十餘年之受業學生，後中壬辰科貢士”，壬辰即 1892 年，則在此之前，齊令辰跟隨張裕釗（1823—1894）求學十餘年。張裕釗，字廉卿，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舉人，歷主江寧、湖北、直隸、陝西各書院。¹³齊令辰曾將張裕釗的課卷批語輯印成為《張廉卿批語》，並在跋文中稱：“令辰在蓮池書院肄業七年，吾師主講習……”¹⁴蓮池書院又稱直隸書院，所在地為清代直隸省會保定，而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的時間為光緒九年（1883 年）初至光緒十四年（1888 年）歲末，¹⁵則在此期間，齊令辰亦在蓮池書院求學。張裕釗執掌蓮池書院，不僅講授經史學問，同時引導學生接觸西方科技，齊令辰便在此時接觸了西方的天文、算學著作，這也是他購入《幾何原本》《重學》《則古昔齋算學》三套書籍的緣由。

據此分析，齊令辰題簽中所稱的“省城官書局”應為位於保定的直隸官書局。雷夢辰在《直隸書局創辦始末考》一文中考證，直隸書局：

局分兩處，一、省城保定，局址設在城內西街，由畿輔通志局經理；二、天津，局址設在鼓樓南大街問津書院內，由海防支應局經理。……經營方式是，躉買南方各省官刻書籍，運直原價出售。¹⁶

可見，直隸官書局並不自行刻印書籍，而是購買其他書局刻印之書，運抵直隸後原價出售，因此齊令辰可以在直隸官書局買到金陵書局刊刻的書籍。

同時，筆者亦查找了光緒年間出版的《直

文史研究

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書中記錄：“《幾何原本》《重學》《則古昔齋算學》三種，江南局，賽連紙二兩六錢九分。”¹⁷可見此三種書籍在直隸官書局是作為叢書打包銷售的，與齊令辰題簽中所述的購買情況相符。

齊令辰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購得三部科技類書籍後，應是仔細閱讀過的，甚至可以敏銳察覺頁碼刊刻之誤，這為他成為學貫中西的名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光緒甲午（1894年），齊令辰考中進士，成為翁同龢與李鴻藻的門生，並因兼通中西學問而受到李鴻藻的賞識，被聘為西席，教授李鴻藻之子李煜瀛傳統經史及天文、地理、算學。¹⁸齊氏藏書隨之從保定遷往京城，暫存於李鴻藻府上。¹⁹

三、“煒恆藏書”

通過澳大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中的四枚齊氏家族鈐印與三處墨跡，齊令辰購置兩套書籍的時間、地點得以釐清。最後一枚鈐印“煒恆藏書”則透露出這兩套書籍輾轉至澳門的背後線索。

據澳門大學圖書館助理圖書館館長梁德海先生介紹，澳大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原屬澳門學者陳煒恆（1962—2007）舊藏。陳煒恆曾先後任職於《澳門日報》與澳葡政府新聞司，並分別在《華僑報》與《訊報》開設“望松居”和“瓦釜集”專欄，撰文介紹搜書逸事與生平見聞，亦評論時局，針砭時弊。

陳煒恆曾自稱生平三大愛好之首就是買書，共收藏線裝古籍四百餘套，一千七百多冊，古籍內容多與澳門有關。2007年，陳煒恆因病逝世，家人遵從遺願將全部古籍盡數捐贈給澳門大學圖書館。陳煒恆的遺作《夢中京華》記錄了他在1995年至2004年間多次赴京的見聞，書中亦有多篇文章記錄他在北京潘家園、琉璃廠等地的舊書店購買古籍的情形。其中一篇題為《怪胎古籍》的文章提到了他所收藏的這部《幾何原本》：

在琉璃廠訪書數年，見過不少古代名著的不同版本，但是，有一個種類卻十分少見，那就是和天主教有關的書籍。

天主教類古代書籍，我僅見過一套同治本《幾何原本》，那是利瑪竇、徐光啟、李善蘭等人所譯的《幾何原本》首個中文完整譯本。²⁰

陳煒恆收藏此部《幾何原本》的原因，除了“少見”“和天主教有關”之外，他於2004年8月8日在《華僑報》“望松居”專欄以“陳截”為筆名發表的另一篇《讀齊如山》提供了更多線索。現將該文節錄如下：

五月下旬赴北京時在琉璃廠古籍書店購得六年前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齊如山回憶錄》。這本書，我訪尋已久，去台灣時在重慶南路書店街也找過而不獲，畢竟這是多年前台灣的舊出版物了。

我急着要讀《齊如山回憶錄》，除了因為他是梅蘭芳的“御用編劇”外，還因為多年前，在琉璃廠也是古籍書店的線裝書門市部，淘得三套齊如山的藏書，其中一套是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晚清南京官衙所刊印。

當時店中的伙計說：這書的紙質極佳，可見藏書家有品位。他只憶述說：這是藏家大批藏書中的幾套，“當時我去拉回來的”，他說。

我弄不清藏書印中藏家的名字，乃追問他這藏家是誰？他答曰：齊如山。

我得到這批書籍時，齊如山離開他曾長期生活的北京，幾乎已經半個世紀了。²¹

陳煒恆在文中稱，他多年前在琉璃廠古籍書店的線裝書門市部淘得三套齊如山的藏書，其中

一套為晚清南京官衙所刊的《幾何原本》。南京官衙即為金陵書局，且陳煒恆在《怪胎古籍》中表明，他“僅見過一套同治本《幾何原本》”，則文中所述的齊如山藏書正是筆者在澳門大學圖書館所見的《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陳煒恆共淘得“三套齊如山的藏書”，不知另外一套是否為齊令辰當年一併購入的《重學》。

根據陳煒恆文中的信息，這批古籍是琉璃廠古籍書店的伙計去齊如山家中拉回的，而陳煒恆購書之時，距齊如山離開北京已經幾乎半個世紀了。齊如山離開北京移居台灣的時間是1948年底，當時由於交通不便，僅隨身攜帶了少量藏書，大部分仍存於北京。²²齊如山曾將他所收藏的戲曲書目進行編目，並在序言中寫道：“舍下之存書，經過兩次極大的損失，此次在北平所存之書，將來結果如何，實不敢說。”²³齊如山所稱的兩次損失，其一為清末捻軍之亂（1853至1868年），其二為庚子之亂（1900年），捻軍之亂時齊令辰尚未購入《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而此兩部書能夠歷經庚子之亂而未散佚，足見齊氏父子對這兩部書籍的珍愛。齊如山離開北京後，齊氏舊藏古籍逐漸流散，成為藏書界一大憾事。但不幸之中的萬幸，《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塵封近半個世紀後終被愛書之人陳煒恆購得，陳煒恆亦以此為契機而鑽研齊如山的著作。這兩部古籍在齊令辰、齊如山和陳煒恆三人之間締結了一段跨越時空的書緣。

經澳門大學圖書館特藏組陳智榮先生代為聯絡陳煒恆的好友求證，陳煒恆購買《幾何原本》及《則古昔齋算學》的時間大致為1991年至1995年期間，與他在《讀齊如山》一文中所述的“多年前”購得三套藏書在時間上相符，則澳大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來到澳門的時間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2007年陳煒恆逝世後，這兩部算學古籍與陳煒恆的其他藏書一併入藏澳門大學，又於2014年隨澳門大學搬遷至橫琴校區，皮置於該校新建的伍宜孫圖書館，妥善保管至今。

結語

自1888年齊令辰於保定直隸官書局購入金陵書局本《幾何原本》與《則古昔齋算學》起，這兩部珍貴的算學古籍自保定蓮池書院輾轉流經北京李鴻藻府上、齊如山故居、琉璃廠古籍書店，再被陳煒恆購至澳門，最終入藏澳門大學，百餘年間歷經藏書場所不下三地七處，在中華大地上垂直劃定一條以書籍為媒介的文化傳承之路。

與傳統經史典籍不同，《幾何原本》為漢譯數學名著，《則古昔齋算學》則在傳統數學的基礎上融匯了西方的學術思想，二者均為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產物。澳門自十六世紀開埠以來一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樞紐，在文化上具有兼容並蓄的地方特色，陳煒恆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之下，一方面醉心於我國的傳統文化，一方面又對中西文化交流史頗感興趣，這或許是他收藏這兩部古籍的內在動因。陳煒恆臨終前將家藏古籍盡數捐贈予澳門大學，更是推動澳門文化事業發展的一大重要舉措，必將惠及每一位接觸這批古籍的青年學子，這正是文化傳承與文明交流的意義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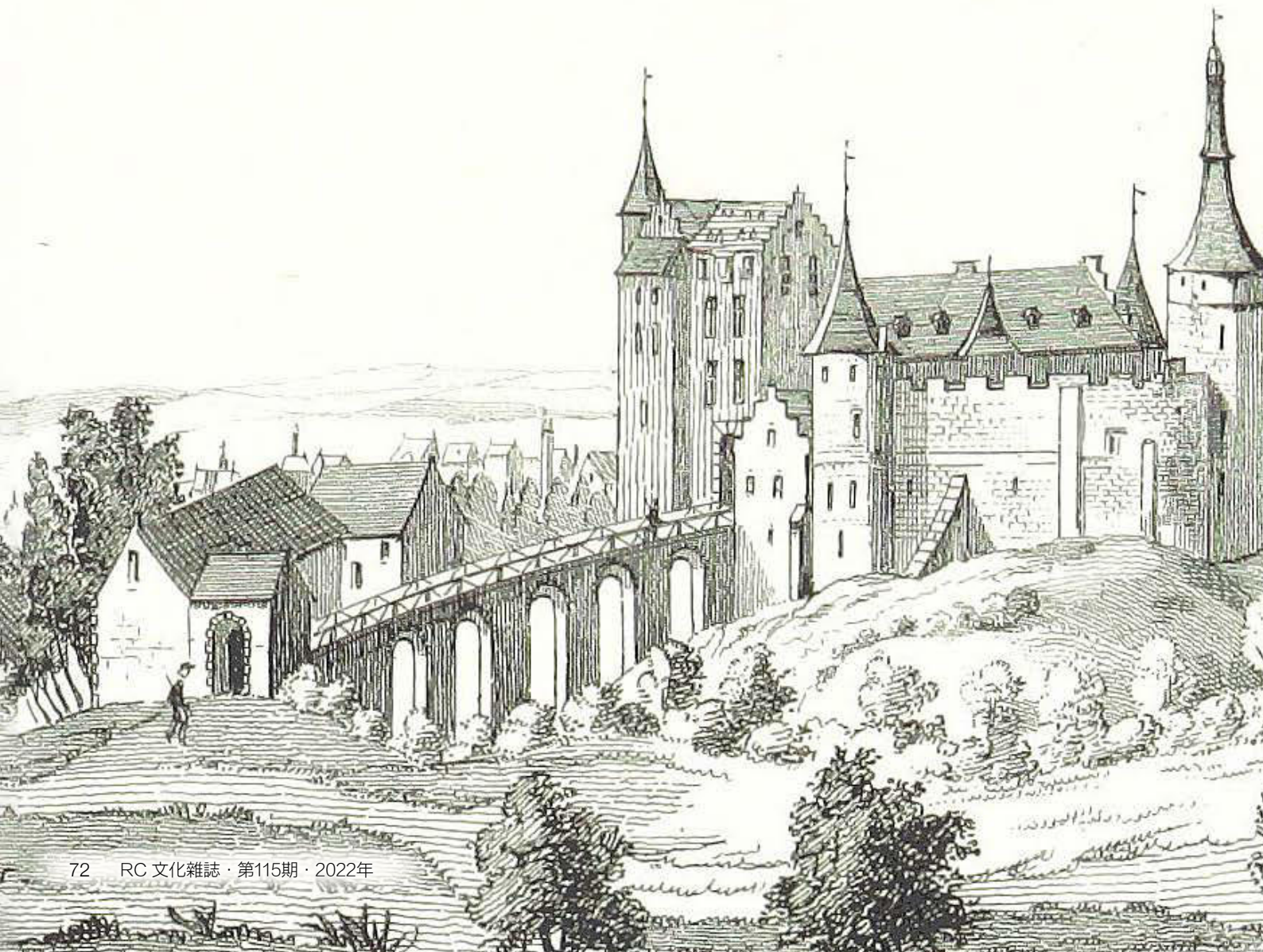
附：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粵港澳地區館藏五省官書局合刻本二十四史整理與研究”（2021M693680）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1. 金陵書局是我國第一所官書局，前身為曾國藩於同治二年（1863年）在安慶設立的書局，次年九月遷往金陵後改稱金陵書局。金陵書局不僅大量刻印經史典籍，還出版了若干介紹西學的書籍，在校勘及刻印水平上均比傳統刻書業有所進步，具有近代化書局的特色。
2. 王渝生：《李善蘭與〈則古昔齋算學〉》，《中國算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0-152頁；曹鳳祥：《李善蘭翻譯出版〈幾何原本〉的過程及其啟示》，《出版發行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9-111頁；錢寶琮主編：《中國數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373-384頁；

文史研究

- 鄒振環：《金陵書局版〈幾何原本〉全帙的刊行與張文虎的貢獻》，《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9-181頁。
3. 此序言實際由他人代筆完成，王渝生、鄒振環、李鵬認為代筆者為張文虎，胡衛平則認為代筆者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詳情參見李鵬：《〈幾何原本〉同治四年刻本序作者辨——兼及該刻本的意義》，《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54-60頁。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290-291頁。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291頁。
 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377頁。
 7. 安樹芬、彭詩琅主編：《中華教育歷程（第30卷）》，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6年，第4566頁。
 8. 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325頁。
 9. 參見 http://pmgs.kongfz.com/detail/5_11171。
 10. 參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210/10/10886293_351279159.shtml。
 11. 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頁。
 12. 羅景文：《齊如山藏書聚散考略》，《國家圖書館館刊》



- 2008年第2期，第147頁。
13. 衛華編：《清代名家法書：九歌堂藏珍》，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49頁。
 14. 轉引自王涵編著：《中國歷代書院學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07頁。
 15. 王涵編著：《中國歷代書院學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07頁。
 16. 雷夢辰：《直隸書局創辦始末考》，《津門書肆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8頁。
 17. 直隸官書局編：《直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版，第19頁上欄。
 18. 參見呂章申主編：《中國近代留法學者傳》，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77頁。
 19. 羅景文：《齊如山藏書聚散考略》，《國家圖書館館刊》2008年第2期，第148頁。
 20. 陳煒恆：《夢中京華》，澳門：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2008年，第263頁。
 21. 陳截：《讀齊如山》，《華僑報》2004年8月8日，第13版。
 22. 羅景文：《齊如山藏書聚散考略》，《國家圖書館館刊》2008年第2期，第149頁。
 23. 齊如山：《百舍齋存戲曲書目·百捨齋所藏戲曲存書目序》，《齊如山全集》第4冊，第4頁。

